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七十二回 逞強項再登幕府 走風塵初入京師

「前一夜藩臺因為得了幕友、兒子鬧事，被河泊所司官捉去的信，心中已經不悅，及至兩次去討不回來，心中老大不舒服。暗想這河泊所是甚麼人，他敢與本司作對！當時便有那衙門舊人告訴他，說是這河泊所本來是前任制臺的幕賓，是制臺交代前任藩臺給他這個缺的。藩臺一想，前任藩臺便是現任的撫軍，莫非他仗了撫軍的腰子麼。等到天明，便傳伺候上院去，把這件事囁囁嚶嚶的回了撫臺。撫臺道：『這個人和兄弟並沒有交情，不過兄弟在司任時，制軍再三交代給他一個缺，恰好碰了河泊所出缺，便委了他罷了。但是聽說他很有點才幹。昨夜的事，他一定明知是公子，但不知他要怎樣頑把戲罷了。我看他既然明知是公子，斷不肯僅於回首縣，說不定還要上轅來。倘使他到兄弟這裡，兄弟自當力為排解，叫他到貴署去負荊請罪；就怕他逕到督憲那裡去，那就得要閣下自己去料理的了。』藩臺聽說，便辭了撫臺，去見制臺。喜得制臺是自己同鄉世好，可以無話不談的。一直上了轅門，巡捕官傳了手本進去，制臺即時請見。藩臺便把這件事，一五一十的回明白了，又說明這河泊所焦理儒係前任督憲的幕賓。制臺聽了這話，沈吟了一會道：『他若是當一件公事，認真回上來，那可奈何他不得，只怕閣下身上也有點不便。這個便怎生區處？』藩臺此時也呆了，垂手說道：『這個只求大帥格外設法。』制臺道：『他動了公事來，實在無法可設。』藩臺正在躊躇，那巡捕官早拿了河泊所的手本上來回話了。制臺道：『他一個人來的麼？』巡捕道：『他還帶了兩個犯人、一個受傷的回來。』藩臺起初只知道兒子和師爺在外鬧事，不曾知道打傷人一節，此刻聽了巡捕的話，又加上一層懊惱。制臺便對藩臺說道：『這可是鬧不下來了！或者就請了他進來，你們彼此當面見了，我在旁邊打個圓場，想來還可以下得去。』藩臺道：『他這般倔強，萬一他一定頂真起來，豈不是連大帥也不好看？』制臺忽然想了一個主意道：『有了。只是要閣下每月津貼他多少錢，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，霎時間就冰消瓦解了。』藩臺道：『終不成拿錢買他？』制臺道：『不是買。你只管每月預備二百銀子，也不要你出面，你一面回去，只管揀員接署河泊所就是了。』藩臺滿腹狐疑，不便多問，制臺已經端茶送客。一面對巡捕說：『請焦大老爺。』向來傳見末秩沒有這種聲口的，那巡捕也很以為奇，便連忙跑了出去。藩臺一面辭了出來，走到麒麟門外，恰遇見那巡捕官拿著手版，引了焦理儒進去。那巡捕見了藩臺，還站了一站班；只有理儒要理不理的，只望了他一眼。藩臺十分氣惱，卻也無可如何。理儒進去見了制臺，常禮已畢，制臺便拉起炕來；理儒到底不敢坐，只在第二把交椅前面站定。制臺道：『老兄的風骨，實在令人可敬！請上坐了，我們好談天。將來叨教的地方還多呢。』理儒只得到炕上坐了。制軍又親手送過茶，然後開談道：『昨天晚上那件事，兄弟早知道了。老兄之強項風骨，著實可敬！現在官場中那裡還有第二個人！只可惜屈於末僚。兄弟到任未久，昧於物色，實在抱歉得很！』理儒道：『大帥獎譽過當，卑職決不敢當！只是責守所在，不敢避權貴之勢，這是卑職生性使然。此刻開罪了本省藩司，卑職也知道罪無可道，所以帶印在此，情願納還此職，只求大帥把這件事公事公辦。』說著，在袖裡取出那一顆河泊所印來，雙手放在炕桌上。制臺道：『這件事，兄弟另外叫人去辦，不煩閣下費心；不過另有一事，兄弟卻要叨教。』說罷，叫一聲：『來。』又努一努嘴，一個家人便送上一副梅紅全帖。制臺接在手裡便站起來，對理儒深深一揖，理儒連忙還禮。制臺已雙手把帖子遞上道：『今後一切，都望指教！』理儒接來一看，卻是延聘書啟老夫子的關書，每月致送束脩二百兩。便連忙一揖道：『承大帥栽培，深恐駕駘，不足以副憲意！』制臺道：『前任督憲，是兄弟同門世好，最有知人之明，閣下不以兄弟不才，時加教誨，為幸多矣！』當下又談了些別話，便把理儒留住。一面叫傳藩司，一面叫人帶了理儒進去，與各位師爺相見。原來那藩臺並不曾回去，還在官廳上，一則等信息，二則在那裡抱怨師爺，責備兒子。一聽得說傳，便連忙進去。制臺把上項事，仔細告訴了一遍，又道：『一則此人之才一定可用，二則借此可以了卻此事。閣下回去，趕緊委人接署。此後每月二百兩的束脩，由尊處送來就是了。』藩臺聽說，謝了又謝。制臺又把那河泊所的印，交他帶去道：『也不必等他交代，你委了人，就叫他帶印到任便了。』藩臺領命辭去。從此焦理儒又做了總督幕賓。總是他生得人緣美滿，這位制軍得了他之後，也是言聽計從，叫他加捐了一個知縣，制臺便拜了一個折，把他明保送部引見。回省之後，便署了一任香山，當了好些差使。從此連捐帶補的，便弄了個道臺。就此一帆風順，不過十年，便到了這個地位。只可憐他那姑丈，此刻六十多歲了，還是一個廣東候補府，自從署一任潮州下來，一直不曾署過事。你說這宦海升沈，有何一定呢。』

我本來和宗生談的是焦侍郎不善治家庭的事，卻無意中惹了他這一大套，又被我聽了不少的故事。當下夜色已深，大家安睡一宿，次日便分路而行。

我到河西務料理了兩天的事，又到張家灣耽擱了一日，方才進京，在驛馬市大街廣升客棧歇下。因為在河西務、張家灣寄信不便，所以直等到了京城，才發各路的信，一連忙了兩天，不曾出門，方才料理清楚。因為久慕京師琉璃廠之名，這天早上，便在客棧櫃上問了路徑，步行前去，一路上看看各處市景。街道雖寬，卻是坎坷的了不得；滿街上不絕的駱駝來往；偶然起了一陣風，便黃塵十丈。以街道而論，莫說比不上上海，凡是我經過的地方，沒有一處不比他好幾倍的。一路問訊到了琉璃廠，路旁店舖，盡是些書坊、筆墨、古玩等店家。走到一家松竹齋紙店，我想這是著名的店家，不妨進去看看。想定了，便走近店門，一只腳才跨了進去，裡邊走出一個白鬍子的老者，拱著手，呵著腰道：「你佇來了（你佇，京師土語，尊稱人也。發音時唯用一佇字，你字之音，蓋藏而不露者。或曰：『你老人家』四字之轉音也，理或然歟），久違了！你佇一向好，裡邊請坐！」我被這一問，不覺唬住了，只得含糊答應，走了進去。便有一個小後生，送上一枝水煙筒來；老者連忙攔住，接在手裡，裝上一口煙，然後雙手遞給我。那小後生又送上一碗茶；那老者也接過來，一手拿起茶碗，一手把茶托側轉，舀了一舀，重新把茶碗放上，雙手遞過了來，還齊額獻上一獻。然後自己坐定，嘴裡說些「天氣好啊，還涼快，不比前年，大九月裡還是很熱。你佇有好兩個月沒過來了。」我一面聽他說，一面心中暗暗好笑。我初意進來，不過要看看，並不打算買東西；被他這麼一招呼，倒不好意思空手出去了，只得揀了幾個墨盒、筆套等件，好在將來回南邊去，送人總是用得著的。老者道：「墨盒子蓋上可要刻個上下款？」我被他提醒了，就隨手寫了幾個款給他。

然後又看了兩種信箋。老者道：「小店裡有一種『永樂箋』，頭回給你佇看過的，可要再看看？」說罷，也不等我回話，便到櫃裡取出一個大紙匣來。我打開匣蓋一看，裡面是約有八寸見方的玉版箋，左邊下角上一朵套色角花，紙色極舊。老者道：「這是明朝永樂年間，大內用的箋紙，到此刻差不多要到五百年了，的真是古貨。你佇瞧，這角花不是印板的，是用筆畫出來的，一張一個樣子，沒有一張同樣兒的。」我拿起來仔細一看，的確是畫的；看看那紙色，縱使不是永樂年間的，也是個舊貨了。因問他價錢。老者道：「別的東西有個要價還價，這個紙是言無二價的，五分銀子一張。」我笑道：「怎麼單是這一種做不二價的買賣呢？」老者道：「你佇明見得很，我不能瞞著你佇。別的東西，市價有個上下，工藝有個粗細，唯有這一號紙，是做不出來的，賣了一張，我就短了一張的了。小號收來是三千七百二十四張，此刻只剩了一千三百十二張了。」我心裡雖是笑他搗鬼，卻也歡喜那紙，就叫他數了一百張，一共算帳。因為沒帶錢，便寫了個條子，叫他等一會送到廣升棧第五號。便走出來。那老者又呵腰打拱的一路送出店門之外，嘴裡說了好些「沒事請來談論」的話。

我別過了，走到一家老二西書店，也是最著名的，便順著腳走了進去。誰知才進了門口，劈頭一個人在我膀子上一把抓著道：「哈哈，是甚麼風把你佇吹來了！我計算著你佇總有兩個月沒來了。你佇是最用功的，看書又快，這一向買的是誰家的書，總沒請過來？」說話時，又瞅著一個學徒的道：「你瞧你，怎麼越鬧越傻了（傻音近耍字音，京師土語，癡呆之意也）！老爺們來了，茶也忘了送了，煙也忘了裝了。像你這麼個傻大頭，還學買賣嗎！」他嘴裡雖是這麼說，其實那學徒早已捧著水煙筒，在那裡伺候了。那個人把我讓到客座裡，自己用袖子拂拭了椅子，請我坐下，然後接過煙筒，親自送上。此時已是另有一個學徒，泡上茶來

了。那人便問道：「你仔近來看甚麼書啊？今兒個要辦甚麼書呢？」

我未及回答，忽見一個人拿了一封信進來，遞給那人。那人接在手裡，拆開一看，信裡面卻有一張銀票。那人把信放在桌上，把銀票看了一看，繃眉道：「這是松江平，又要叫我們吃虧了。」說著，便叫學徒的，「把李大人那箱書拿出來，交他管家帶去。」學徒捧了一個小小的皮箱過來，擺在桌上。那箱卻不是書箱，像是個小文具箱樣子，還有一把鎖鎖著。那送信的人便過來要拿。那人交代道：「這鎖是李大人親手鎖上的，鑰匙在李大人自己身邊，你就這麼拿回去就得了。」那送信人拿了就走。這個當口，我順眼看他桌上那張信，寫的是「送上書價八十兩，祈將購定之書，原箱交來人帶回」云云。我暗想這個小小皮箱，裝得了多大的一部書，卻值得八十兩銀子！忍不住向那人問道：「這箱子裡是一部甚麼書，卻值得那麼大價？」那人笑道：「你仔也要辦一份罷？這是禮部堂官李大人買的。」我道：「到底是甚麼書，你仔告訴了我，許我也買一部。」那人道：「那箱子裡共是三部：一部《品花寶鑒》，一部《肉蒲團》，一部《金瓶梅》。」我聽了，不覺笑了一笑。那人道：「我就知道這些書，你仔是不對的；你仔向來是少年老成，是人所共知的。咱們談咱們的買賣罷。」我初進來時，本無意買書的，被他這一招呼應酬，倒又難為情起來，只得要了幾種書來。揀定了，也寫了地址，叫他送去取價。我又看見他書架上度了好些石印書，因問道：「此刻石印書，京裡也大行了？」那人道：「行是行了，可是賣不出價錢。從前還好，這兩年有一個姓王的，只管從上海販了來，他也不管大眾行市，他販來的便宜，就透便宜的賣了，鬧的我們都看不住本錢了。」我道：「這姓王的可是號叫伯述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。你仔認得他麼？」我道：「有點相熟。不知道他此刻可在京裡？住在甚麼地方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可不大清楚。」我就不問了。

別了出來，到各處再逛逛。心中暗想：這京城裡做買賣的人，未免太油腔滑調了。我生平第一次進京，頭一天出來閒逛，他卻是甚麼「許久不來」啊，「兩個月沒來」啊，拉攏得那麼親熱，真是出人意外。想起我進京時，路過楊村打尖，那店家也是如此。我騎著驢走過他店門口，他便攔了出來，說甚麼「久沒見你仔出京啊，幾時到衛裡去的，你仔用的還是那匹老牲口」，說了一大套。當時我還以為他認錯了人，據今日這情形看來，北路裡做買賣的，都是這副伎倆的了。正這麼想著，走到一處十字街口，正要越走過去，忽然橫邊走出一頭駱駝，我只得站定了，讓他過去。誰知過了一頭，又是一頭，絡繹不絕。並且那控駱駝之法，和控牛一般，穿了鼻子，拴上繩，卻又把那一根繩，通到後面來，拴後面的一頭。如此頭頭相連，一連連了二三十頭。那身軀又長大，走路又慢，等他走完了，已是一大會的工夫，才得過去。

我初到此地，路是不認得的，不知不覺，走到了前門大街。老遠的看見城樓高聳，氣象雄壯，便順腳走近去望望。在城邊繞行一遍，只見甕城凸出，開了三個城門，東西兩個城門是開的，當中一個關著。這一門，是只有皇帝出來才開的，那一種嚴肅氣象，想來總是很利害的了。我走近那城門洞一看，誰知裡面瓦石垃圾之類，堆的把城門也看不見了。裡面擠了一大群叫化子，也有坐的，也有睡的，也有捧著燒餅在那裡吃的，也有支著幾塊磚當爐子，生著火煮東西的。我便縮住腳回頭走。

走不多路，經過一家燒餅店，店前擺了一個攤，攤上面擺了幾個不知隔了幾天的舊燒餅。忽然來了一群化子，一擁上前，一人一個或兩個，搶了便飛跑而去。店裡一個人大罵出來，卻不追趕，低頭在攤臺底下，又抓了幾個出來擺上。我回眼看時，那新擺出來的燒餅，更是陳舊不堪，暗想這種燒餅，還有甚麼人要買呢。想猶未了，就看見一個人丟了兩個當十大錢在攤上，說道：「四十。」那店主人便在裡面取出兩個雪白新鮮的燒餅來交給他。我這才明白他放在外面的陳舊貨，原是預備叫化子搶的。

順著腳又走到一個衚衕裡，走了一半，忽見一個叫化子，一條腿腫得和腰一般粗大，並且爛的血液淋漓，當路躺著。迎頭來了一輛車子，那衕衕很窄，我連忙閃避在一旁，那化子卻還躺著不動。那車子走到他跟前，車夫卻把馬韁收慢了，在他身邊走過。那車輪離他的爛腿，真是一髮之頃，幸喜不曾碰著。那車夫走過了之後，才揚聲大罵，那化子也和他對罵。我看了很以為奇，可惜初到此處，不知他們搗些甚麼鬼。又向前走去，忽然擡頭看見一家山東會館，暗想伯述是山東人，進去打聽或者可以得個消息，想罷，便踱了進去。

正是：方從里巷觀奇狀，又向天涯訪故人。未知尋得著伯述與否，且待下回再記。